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編號：

參賽類別	□小說組　☑散文組　□新詩組
作品名稱	被角

病房外的走廊總是浸泡在混濁的白光裡。那些光線沒有溫度，只負責將磁磚縫裡的消毒水蒸發，逼進每個人的鼻腔，提醒著人們所在何方。走廊裡傳來醫師的腳步聲，像是某種規律的倒數。短暫的視線交錯後，我低下頭看著手裡捏皺的繳費單，沒有立刻跟進去。

隔著薄薄的門板，父親的聲音一寸一寸拔高，像一根被不斷拉緊的弦。「……真的不能再試一下嗎？」他沒有留下任何氣口，便又急切地說：「用最好的藥、插管、接呼吸器，什麼辦法都行，只要人還在……不管要多少錢……醫生，求求你救救我媽媽吧……」他沒有咆哮，只有發顫的執拗，明明已經繃到了極限，卻還是不肯鬆手。

他用盡全力將自己撐成一把滿弓，試圖用昂貴的藥物，用醫療器械，用句句急切的哀求，去堵住時間漏風的缺口。他把自己的愛、孝、懼，凝成一把箭，將奶奶那微弱的一絲鼻息，強行釘在現世的床榻上。

我推開門，門軸轉動的微弱聲響，沒能驚動病床上的人。

病房裡的氣味，不同於走廊中直白而刺鼻的消毒水味，那是混雜著長時間無法開窗通風的濁氣、棉布長久未洗的纖維酸味，以及醫用碘伏在空氣中揮發後的枯焦氣味。它沉降、凝滯在房內，堵得人說不出話，不自覺地連呼吸都放輕。

病房內的光景是靜止的，緊閉的窗簾讓人看不見外頭泛黃的天色，空調系統讓人感受不出溫度變化，而床上的人始終穿著那件有些發白、過於寬鬆的長袖住院服。那件衣服的領口些微泛黃，像是乾涸在纖維裡的歲月。

我的奶奶在那個靠窗的位置躺了十三個月。從深秋躺到隆冬，又挨過黏濕煩悶的夏天。日夜的更迭對她來說，只是天花板上那塊形狀像彎月的水漬周圍，微小的亮度變化。

她躺在那裡，監測儀上的波形微弱起伏著，連在手背上的點滴管裡，冰涼的液體緩慢墜落，無聲無息地鑽進那層發灰、乾癟得像風乾橘皮的皮膚。那隻帶著厚繭的手很粗糙，關節粗大，指甲縫裡常年嵌著洗不掉的灶灰和泥垢，手背上有多塊被焦油灼燙過的痕跡。現在它平攤在雪白的床單上，顯得無力而陌生。我的思緒卻不自覺地被牽引。

我的奶奶，是一位很「能幹」的婦人。

老家的四合院在田野深處，陰潮的苔蘚在紅磚縫裡爬得很高，將正門上掛的「百善孝為先」映上一點帶著生機的綠。院子大得有些空曠，冬天時的北風強勁得刮落了牆縫裡早已乾涸的污泥。往往清晨的霧氣還未散盡，院門便會發出沉悶的響動，她總是起得很早，腳步聲落在風裡，顯得那麼踏實而可靠。接著，竹掃把摩擦地面的沙沙聲，一下一下從屋簷下傳來，從院子角落一直刮到井邊。那隻掃把從我有記憶以來，就一直被她握在手中，握把上有著細細密密的刮痕，叫人分不清哪道是新添的，哪道是被歲月刻蝕出的。竹枝的

前端也早已分岔，偶爾掃過石縫時，會把縫中的碎石剔出來，在地上發出令人牙酸的喀喀聲。

某次回到老家，我刻意定了清晨的鬧鐘，在孝心與睏意的拉扯中，強撐著坐起來，走向院中，可每當我想接過那把有些陳舊、顯得「不合時宜」的竹掃把時，她總說：「不用，去屋裡待著，我自己來。」她的聲音混在冷風裡，沒有尾音，斬釘截鐵。

我和父親不只一次提議換掉那把不再堪用的掃把。奶奶卻只是將不知從哪裡拾來的竹枝重新捆上。那隻掃把的竹枝，有些是灰敗的土黃色，有些是乾枯的深棕色、甚至帶著不明的白色斑點，又有些是新拾的、帶著點潮氣的淺棕色。混雜的顏色讓它顯得有些不倫不類，可她只是繼續握緊這把被她「縫縫補補」的掃把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。

夜深人靜時，她會坐在昏黃的鎢絲燈泡底下做針線活。光線不均勻地灑在舊藤椅上，老花眼鏡鬆鬆垮垮地架在鼻樑，針尖穿過粗糙的布料，發出細碎的聲音。這雙手在布料間穿梭，縫補過無數破洞的衣服，也縫出厚實保暖的冬衣。一絲不苟的針腳網住了所有縫隙，勒得人有些喘不過氣，卻也讓刺骨的寒風沒有滲漏的可能。

奶奶房裡的衣櫃底層，壓著一個不起眼的小木盒，裡頭放著她為父親從小到大縫製過的毛衣，某次我好奇地拿起一件套上，衣料纖維裡嵌著灰塵和不經意濺上的油污，放置過久的衣料早已失去彈性，嚴絲合縫地貼在我裸露在短袖外的皮膚。

當時我難以置信地問父親：「這麼小又這麼緊，爸，你怎麼穿得下啊？」他像是想起什麼趣事，忍不住發笑，眼角彎起，說：「我之前也抱怨過，但從小聽你奶奶唸：『裹緊一點才不冷。』久而久之就習慣啦。」

逢年過節，即使只有奶奶、我和父親三人，院子裡依然總飄著熱油烹炸食物的香氣。傳統四合院裡的灶台生火，是項技術活。她熟練地彎下腰，用那雙指縫裡帶著泥垢的手，抓起一把乾稻草便往裡扔，火柴擦燃，幽藍的火苗迅速吞噬枯黃的草莖。灶裡躺著幾塊父親昨天劈好的木柴，木頭受熱膨脹，劈啪作響著，崩出幾點暗紅的火星。火光映在她的臉上，將她眼角的皺摺照得分明，那是長年風吹日曬留下的痕跡，卻絲毫不顯疲態，反而透著股紮實的勁。

她在灶前忙碌，額頭沁出細密的汗珠。灶火燒旺後，她把大鐵鍋架在灶台上，燒得燦亮金黃的熱油在鍋裡翻滾。她夾起掛滿麵糊的豬肉片，沿著鍋壁滑入油鍋。有時，崩起的油點會越過鐵鍋邊緣，濺落在她的手背上。

「嘶——」她通常只是短促地抽氣。

在我著急忙慌地蹲在冷凍櫃前翻找冰塊時，她僅是順手在腰間那條洗得發白的藏青色圍裙上抹一把，便繼續翻動鍋裡的食物，粗聲粗氣地甩出一句：「去去，不用你管，我自己來。」而那些被熱油燙出的紅斑，久而久之結成暗色硬痂，最終變成了她手背上難以抹去的痕跡。

然而，記憶裡最深刻的並非那早已散了的炊煙，抑或掃把刮過磚面的細碎乾響，而是

七歲那年除夕夜裡的一場高燒。

那時在老家，我燒得渾身發抖，骨縫好似往外滲著寒氣。屋裡沒有暖氣，只有靠牆的一個鐵皮暖爐在苟延殘喘，而窗外的風刮得窗櫺咣噹作響。她用粗布毛巾浸了冰水，擰得半乾，就放在我燒得滾燙的額頭上。「好好睡一覺，搗出一身汗就好了。」她聲音沙啞，卻帶著不容反駁的強硬。

不等我反應，她已從樟木箱底翻出一床厚重的棉被。被面是老舊的牡丹印花，因為年代久遠而有些發灰。她把被面展開，一股腦地鋪到我身上，壓得我幾乎喘不過氣，我掙扎著想把胳膊伸出來透口氣，卻被她一把按住。她就著這個姿勢彎下腰，雙手沿著被子邊緣，寸寸用力，把每處縫隙都壓實。脖頸處的被角被她翻折過來，掖好。那些被體溫蒸出來的汗味，混合著粗布纖維的澀感，緊緊裹住了我的呼吸。

「不能漏風。」她沒看我的眼睛，只是再次用手，確認肩膀兩側的被角是否壓緊了，指腹上的粗繭擦過頸側，我感受到她掌心粗礪的溫度，帶著被生活這把磨刀石磨出的果決與堅韌。

那時的我尚未意識到，死亡剝奪一個人的方式緩慢且殘忍。

先是拿不住那把用了十年的缺口大蒲扇，然後是嚥不下半流質的溫米粥，再後來，連轉動眼球去看一眼床頭那個掉漆的機械鬧鐘，都需要調動全身僅存的生氣。

當父親第一次站在加護病房床前，伸出那雙同樣粗糙的手，想要為她掖緊被角時，我和他都以為，只要把被角掖得足夠緊，時間的漏風處就能被堵上。

可我們誰都沒預料到，這會是一場長達一年多的拉鋸戰。

呼吸器的波紋管裡存著冷凝水，隨著她微弱的吐息，水珠在管壁上緩慢滾動，反射著窗外慘白的日光，把我從回憶中生生拽回現實中。

我坐在床邊的陪護床上，把那張繳費單隨手放進包裡後，就拿出平板開始學習，白天剛學過的肌肉走向和神經分布，此刻密密麻麻地擠在紙上。字距挨得很緊，像一團理不清的黑色線頭。我盯著書頁，卻一個字也看不進去。

我想起過去教授在課上提到的醫學倫理與尊重自主原則，這個概念清楚而簡單：一個人如果能夠為自己作決定，就應該被允許表達自己的選擇。「生命權在於自我。」這是書本上的標準答案。可原來知道一個道理，和真的接受它，可以隔得如此遙遠。

我以前總覺得，看見有人需要幫忙，就應該伸手。拉一把，扶一下，把那隻下墜的手緊緊握住，才是理所當然。就像無數個夜裡，奶奶用那雙佈滿溝壑的手，把堆疊在我頸側的被褥壓平、掖緊那樣，理所當然。

我抬起頭，視線卻無可避免地落在床榻上的身影。呼吸器面罩上凝結起稀薄的白霧，呼吸間距拉得綿長。她的眼睛渾濁，盯著頭頂泛著水漬斑塊的天花板，焦點沒有落在任何具體的事物上。那張常年緊繃的臉龐鬆垮下來，嘴角細密的紋路像是洩了氣的皮筏，疲態盡顯。

我無端地想起那些她在灶前忙碌的身影，被火光映照的面龐，顯得那麼有生機，又想起老家那被她一次次「縫補」，而勉強堪用、新舊竹枝混雜的掃把。每次竹枝散了，奶奶總會重新捆好。那時我和父親都覺得，她沒有必要將一把舊掃把留到這種地步。可如今，站在病床旁不肯鬆手的人，變成了我們。

那隻當年能徒手拎起整袋米的手，現在固定著留置針。她艱難地轉動手腕，不是為了拔掉它，只是為了將掌心翻轉向上，平攤在粗糙的被面上。

她的嘴唇微微動了動，卻沒有往日斬釘截鐵的指令，只有一聲輕到聽不見尾音的呢喃。

「我累了。」

不是痛，不是難熬，只是累了。這三個字是從骨縫裡洩出來的嘆息，沒有回聲，卻讓旁邊椅子上的父親猛地挺直了背脊。

他站起身，膝蓋撞到床尾鐵架，發出沉悶的碰撞。他像是被人猛搧了一記，急匆匆地轉向牆邊的搪瓷臉盆。水龍頭打開，冷水沖刷著塑膠盆底。他胡亂扯過毛巾，浸水，擰乾，動作帶著某種不自然的慌亂。水滴順著他小臂緊繃的肌肉砸在地面上，砸出了或深或淺的深色斑點。

「沒事，睡一覺就好了。我來，你想吃什麼，我這就去買。」他語速很快，話語之間沒有停頓，生怕只要留出一絲空隙，那些關於離別、死亡的冷風就會順著門縫灌進來。

毛巾貼上奶奶的額角，冷水浸透了她稀疏的髮根。他的手勁太大，擦過皮膚時，留下一道暗紅的印子。奶奶沒有躲閃，任由那塊濕布在臉頰上毫無章法地抹動。那雙渾濁的眼睛閉上了，將最後一點與外界交流的欲望也一併切斷。

我的父親是個信奉干預能解決一切問題的人，那似乎也是一種繼承而來的習慣。家裡的燈泡壞了，他會立刻搬來梯子更換；水龍頭開始漏水，他會翻出工具箱，直到那惱人的聲響終於停下。對他而言，只要肯花時間、肯動手，事情總會有個解決的辦法。

「我來就好」是奶奶生病以後他最常說的話。彷彿只要他的手還在動，還在替床榻上的人擦汗、倒水、翻身，這生命就不能，也不會輕易乾涸。

光線開始偏斜，西曬的餘暉在病房牆壁上拉出一道斜長的昏黃。隔壁床家屬正在削蘋果，果皮不斷地掉落，發出微弱沙沙聲。

在這片帶著果腥味的安靜裡，父親沒有停下。他洗完了毛巾，又開始整理床頭的鐵皮櫃，把散落的藥盒一一疊放整齊，將沒吃完的半袋餅乾捏緊封口。他的手穿梭在這些無用的雜物之間，試圖在這片靜止的空間裡，營造出名為忙碌的奢侈。

他似乎總能找到一點事情做。

只是每當他停下來，那些被忙碌暫時遮住的事情便又浮現出來。他找不到拆開檢查便能一目瞭然的故障，也找不到一顆只要換掉就能恢復運轉的螺絲。他能做的事情好似還有很多，卻沒有一件，能真正讓生命的倒計時，像老家裡經常卡殼的舊掛鐘一樣停滯。

等到所有東西都歸了位，奶奶仍然閉著眼睛。

她的嘴唇動了動，乾裂的唇角扯出一道細小的血絲。

「我累了。」

她又說了一遍，這一次聲音更加微弱，幾乎只有出氣沒有進氣。她的聲音融化在波紋管的嘶嘶聲裡，只剩輸液管滴答、滴答的聲響，像是什麼東西正在倒數。

父親的肩膀微微顫抖了一下。

整個病房裡，只剩下空調運作的嗡嗡聲。他僵硬地轉過身，目光在那些冰冷的儀器、整齊的藥盒和那半杯溫水之間遊移，最終無可避免地落在床單的下擺處。

被角因為之前慌亂的翻動，斜斜地捲曲起來，在靠近床腳的地方堆成一小團雜亂的褶皺。

如果是往常，他會走上前，用粗糙的手捏住被子邊緣，蠻橫地將棉布死死塞進床墊和床架的縫隙裡，把每一道漏風的缺口堵上，把溫度和活氣摀在這張床上。

他確實伸出了手。

我看著那隻手停在半空。那是一雙長滿老繭的手，虎口有舊疤。

我屏住了呼吸。

光線從百葉窗的縫隙裡切割進來，灰塵在光柱裡靜靜浮沉。

父親的手最終落了下來。

他沒有拽那團布。他的指腹貼著藍白條紋的布料，發出一陣沙沙聲。他順著棉布的紋理，將那團扭曲的褶皺壓平。

然後他鬆開了手。

失去拉扯的布料順著重力自然滑落。被角鬆鬆垮垮地搭在床沿，垂出一道沒有被填滿的空隙。

很多年前的冬夜，奶奶坐在我的床邊，也曾一次次替我把被角壓實。她總怕冷風從縫隙裡鑽進來，她一遍又一遍地確認，直到被子嚴嚴實實地裹住我，才肯關燈離開。那時候我以為，愛，就是替人把所有的縫隙都堵上，是不讓外界的寒冷透進一星半點。

如今，我看著那道沒有被重新掖緊的被角。風順著垂落的縫隙灌進來，把所有不合時宜的挽留吹得乾乾淨淨。

我沒有伸手。

只是覺得，那團被拉扯了一輩子的棉布，終於可以按照她自己的方向，安靜地落下去了。